

859763

1822

4475 I

黃興評傳

左舜生著



有湖南故人方致函弟其語對中亦概供其面費
再作理處不料陶煥卿來東時一面囑南洋諸人
將前分函印在當地發表即印刷分佈於南洋各埠者一面在東
京運動多人要求開會查東京與陶表同情者
不過甚少江浙故人与章太炎亦已及為多以大義
所阻止又無理欲攻擊於弟在橫來之附函中
即有弟此云朋比為奸之語弟一概置之
不理彼現心如何只專待南洋之消息想將
來必大為一番之吵鬧而後已彼不但此也且反

6424/04

對將續出之民報以此民報專為一人虛張
聲勢非先革除公議理不無兩民報則不
理即運動章太炎在日蒙新報登一仍民報
原舉狀如附見年為無恥之台政令人以
為憤欲死現在東京即以前監會員若亦痛
罵以此新聞一出章太炎一名譽掃地矣前在
小片之其吳稚暉君喜東京同志山噴有頌
明見八版一卑劣者為此誠可恨也
衛等商量亦不出此計故特登此民報上登

一披為神經病之人瘋人營謀自可不信且有識
者亦已責彼無他也從現陶章前發之所為勢
將無可調和地在非等以大度包之將亦不失
家望不此公之則意亦自美也之函想亦
不出陶章之所為今已由弟函達久報解釋
一切^{初上}編若紙 樂犬吠竟不呈証也非
公竟不能為量涵之去來亦不陶等報得弟
當以身力拒之世以為念民拒世五步已出共
不口亦不出來美而之拒統旁至自由新報處候

此書乃一子所
撰其書不遠五十年而自
白公始撰其書

古風特指前生新書三冊於下以慰則中
寂且博先觀之一快以弟所欠數之刻者無以
第者以月利息日利今已五四年以上矣不移
而他人力不章杜竟不附力以有信以
據我而後都生東所第乃刻其則功而可
少資以法動刻未楊曉不刻結果則以作係
續述以後費中即請寄 刻其自以月解刻夫
日日本東京府豐多摩郡 西大久保一五八
桃源寓 黃興以口 為要此請
第者安 弟黃興 謹啟
西十一月元七日

某報同志為公鑒茲據若同盟會總理孫君
 今者由南洋起程赴歐將由歐來美提
 報位同志已有所聞本處風聞此孫君未抵美
 以前有人自東京發函美以孫君來美報
 對於孫君為種之排擠之辭用心險毒殊為可
 憤故特飛函在內
 一據本會章程如總理他通所有事務由庶務
 代理故凡公函必須有庶務簽名及蓋用同盟
 會之印者方可認為公函
 二如非公函而函中有多數會員簽名者則作為
 會員之函件請將姓名姓名列明陳之事實抄
 錄一通寄來本處俾得調查考核以明是非

即直之所生

（三）此係匿在之匪則其為清賊伏探奸細之所為
毫無疑義近日奸細充斥極力欲搖撼本黨遂
淫離間之事陸續不絕同人可置之不理

以上三條為祈

各位同志為意再若南洋近之三同志對於孫
君抱惡感情不審子實適出於排擊之舉而
極屬整齊分會已解釋一切此致
各位同志乘孫君此次來美相與同心協力以謀
國體之進步故大業於此功是所盼禱

中國同盟會駐務 簽名

（蓋有同盟會之印為憑）

1822
447/1

859763

1822

447; P



F20826



黃克強先生遺影



609-7

中山九月廿八日接讀中倫教書來云函件亦有人冒名
致函美商云等字樣云云此等函件係由一運動其
公以冀認像非云云之在案而阻害途云云運動其
危險甚殊有可恨耳四調查東京國件亦有人
詐以此若但云開張卿一人由南洋來東京時痛
加詆誅於云并據有左南洋元當教書諸人
之云爾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公函後細解釋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由弟與諸人等對書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黃克強先生墨蹟

黃興評傳目錄

一、寫在傳前的一段話	一
二、從黃興的家庭談到「華興會」的發起	九
三、「同盟會」成立前「華興會」的活動	一三
四、孫黃攜手與「同盟會」成立經過	二三
五、「同盟會」成立後的六年間	三五
六、武昌大革命爆發以前	四七
七、首義事實經過	六一
八、克強在漢口、漢陽的苦戰	六九
九、克強參加南京臨時政府及任留守時期	八一
一〇、宋案與二次革命	一〇〇
一一、關於克強逝世前後一般的看法	一一二

附錄：

一、與黃克強相交始末·····	章士釗·····	一一九
二、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	李書城·····	一二九
三、回憶先君克強先生·····	黃一歐·····	一五九
四、黃興與明德學堂·····	黃一歐·····	一六九
五、關於黃興、華興會、和辛亥革命後的孫黃關係·····	周震麟·····	一七五
六、黃興傳記·····	劉揆一·····	一八五

一、寫在傳前的一段話

光緒二十九年（1903），章炳麟（太炎，1868—1936，浙江餘杭）以「蘇報案」在上海入獄，三十二年五月期滿被釋，即由「同盟會」派人迎往東京。「同盟會」機關報——「民報」自第六期開始，即改由章任編輯兼發行人。太炎在「民報」第八期發表一篇重要文字，曰「革命之道德」，列舉革命黨人必須具備的道德凡四點：一曰知恥，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我默察六十年來的革命人物，能做到一兩點已屬難能；對這四點能一一躬行實踐且至死不懈的，就我所知，殆無出克強先生之右者。

當「同盟會」成立不久，胡漢民曾問過中山：「從前追隨先生革命的陸皓東、鄭弼臣（士良）、楊衢雲幾位先烈，比之黃克強如何？」

中山回答：「……陸皓東、鄭弼臣各有所長，十分可佩；但他們的魄力，似還不及克強。……」（見胡漢民講「總理首次起義的精神及其教訓」，載「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第三冊。）

胡漢民本人，也有幾句讚美克強的話：「……余與先生共處數年，共從事於欽廉、鎮南關、河口、新軍、廣州諸役。先生雄健不可一世，而處世接物，則虛衷縝密，轉為流輩所弗逮。先生使人，事無大小，輒曰『慢慢細細』，余耳熟是語，以為即先生生平治己之格言。……」（見羅家倫編「黃克強先生遺翰墨蹟」下半部「釋文及考訂」的第六面，胡漢民跋克強先生辛亥前一年庚戌四月寫給中山的一封信。）「慢慢細細」是我們長沙最流行的口語，意即說一個人在處理一件事的時候，總要從容不迫，不可手忙腳亂，以免陷於錯誤。胡先生提到克強先生最愛

說的這句話，在我一個長沙人聽來，真是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史記」「李將軍列傳」論李廣說：「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漢書』作恂恂）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其於「游俠列傳」論郭解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

司馬遷於李廣、郭解，均曾親見其人；其慕侯嬴，則過大梁，訪問夷門；借韓信不得其死，則親到淮陰，視其母冢；為寫「孔子世家」，他使去瞻仰仲尼廟堂，車服禮器，還親見諸生以時習禮其家。我們兩千年前這位偉大的史家，他為歷史上一個重要人物寫傳記，即沒有機會親接其人，他總想就他所描寫的對象，求得一精神上的感通；因而在他這部大著「史記」裏的七十篇列傳，往往有神來之筆，能令我們兩千年後的讀者，如耳聞目睹其人的聲音笑貌，其意可師也。

譚嗣同的死事之年，我剛剛五歲，我不能看見他自屬當然。宋教仁死於民二，蔡鐸死於民五，其時我已過了二十歲，依然沒有機會見到他們，乃甚為可惜。惟獨克強先生，我在民國元年十月底，他回到長沙的時候，在一個偶然的場合，乃得一望顏色。

其時，我剛好讀完八年的小學，進了半年的「長沙縣立師範」（徐特立任校長），已轉入一間幾個日本留學生和上海南洋公學學生所創辦的「外國語專門學校」，功課以英文和幾小時的幾何代數為主，我的年齡已十九歲了。

克強先生這次回到家鄉，隔「華興會」光緒三十年（1884）在長沙發動革命失敗，逃出湖南，已經整整八年，其時他的年齡是三十九歲。他辭去南京留守，且繼中山之後，到北京和袁世凱見過面，然後才由上海經過湖北，坐楚國兵艦回湘。十月二十五（陰曆九月十六），他在兵艦上過了他的生日，回憶革命所經過的一切艱難困苦，慨然的寫

了一首七律：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歌罷不如歸。

驚人事業隨流水，愛我園林想落暉。

入夜魚龍都寂寂，故山猿鶴正依依。

蒼茫獨立無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

（此據黃一歐「回憶先君克強先生」一文轉錄，與他書所載微有出入，但我在當時長沙報紙所看見的却完全如此。）

時長沙籌備歡迎克強先生甚為熱烈，將一條最繁盛的市街名坡子街者改為「黃興街」，由坡子街通到江邊的城門小西門改為「黃興門」，因而引起葉德輝（1864—1927）的激烈反對。葉當時在長沙的報上發表了一篇文字，說長沙的街道有名叫「鷄公坡」、「鴨婆橋」的，從沒有以人名名街者，這樣一改，反而不是崇拜「偉人」之道。葉德輝誠然是一個著名的頑固分子，但民國以來，把許多街道名稱，公園名稱，乃至歷史悠久的縣名等等，胡鬧的亂改一陣，實在也是小盾小眼，不足為訓。試想，一個人果然功在國家民族，或對人類作出了偉大貢獻，自有史家為他們詳細紀載，難道還要靠幾條街名，幾處縣名，才能够永垂不朽嗎？時間最是無情，曾幾何時，過去若干改了的地名依然回了原樣，所謂「立煌縣」、「經扶縣」乃至南昌的「蕪平路」等等，而今安在呢？

即以葉的著作而論，如「書林清話」（十卷）、「書林餘話」（二卷）、「郎園讀書記」（十六卷）、「觀古堂藏書目」（四卷）、「藏書十約」（一卷）等等，到今天也還為許多讀書人、藏書家、板本源流的研究者所重視，也不見得是共產黨所能毀滅得了的。再說，中國有不少的古地名或街名，真不宜輕改，舉南京一

地爲例，如「烏衣巷」、「白鷺洲」、「桃葉渡」、「燕子磯」、「臺城」、「後湖」，乃至「天保城」、「龍潭」等等，一提到這些名稱，便立即可引起我們許多文學與歷史的回憶，豈能隨意改變？以克強先生的歷史地位，真可以萬古千秋，可是拿他的大名去名一條街，一張城門，便無法傳諸久遠，一切無知妄作的人們，真可以休矣！

當克強先生十月三十一日初回長沙的時候，我事前不知，沒有去參加歡迎行列，可是隔着他回湘後不久的一天，我偶然到坡子街去買東西，看見街上萬頭攢動，比較平日特別擁擠，我問一位店員甚麼原因，該店員告我：「今天下午黃興從湘潭回來，這些人都是要去看他的。」我爲好奇心，或者說爲一種崇拜英雄的心理所支配，也就隨着人潮，一直擠到小西門外江邊的輪船碼頭，而且站在一條預備着接他下船的跳板旁邊想把他看個清楚。真巧，大致不到五分鐘，聽到河下巡船的禮炮一響，他坐的小火輪便緩緩地靠攏了碼頭，當他走下跳板的一會兒，他給我的印象是這樣的：體貌魁梧，不算太高；面黃，略現蒼老和風塵之色；兩撇小鬍子，眼睛不大；步履安詳穩重；對歡迎的人說話，聲音低沉，態度和藹；着黑色西裝，像一個讀書人，更活像一個恂恂的教書匠，假如我不知道他的一些革命故事，我真不能想像他便是曾經轉戰欽廉，歷時四十天以上，大小數十戰，屢次能以少勝多；又曾雙手持着短槍，領導少數同志，在血肉橫飛的炸彈聲中，去攻打過廣州的總督衙門；那樣一位啞啞叱咤的風雲人物！像這樣一個體魄堅強的人，卒以憂勞過度，只活到四十三歲（1916），便嘔血而死，我至今想來，也還感到痛惜。

回想近數十年間的一些著名人物，我不曾見過領導維新運動的康，也不曾見過領導革命運動的孫，但孫先生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那所辦公開會的地方，我却去過多回；前年在舊金山參觀「少年中國晨報」，看見他奔走革命時代曾在上面寫過文件的一張書桌；也曾使我低回留之不忍捨去。不過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他扶病北上，我在上海報上看見他那幀長袍馬褂、滿臉病容的照片，旁邊站着一位美艷如花的夫人，我却爲他感到慄慄危懼！

梁啓超，任公先生，我在民國九年春天，曾偕同亡友王光祈先生在上海中國公學和他見過一面，同時聽了他一次長達兩小時的講演，內容是他的「歐遊心影」之類。當時坐在講壇旁邊爲他紀錄講辭的乃是張東蓀先生。後來我在中華書局任編輯，讀過任公許多手寫的清稿，但這些稿子印過便沒有保存。有一天，我正在中華書局所上班，忽然接到任公從天津寄給我的一封信，很驚訝，打開一看，原來是他有一篇文章，內容涉及恭維胡適之的幾句話，托我照他所重寫的代爲改正。他的態度是那樣親切，字寫得那樣規矩，那樣好，他的自用信紙也是那樣講究，尤其覺得他讚美一個同時的人，立言又是那樣鄭重，真給我上了有力的一課。我代他改了以後，他這封原信，便隨手向某本書裏一夾，後來再找不着，至今還覺可惜。

也同是民九的春天，上海「亞東圖書館」的主人汪孟鄴在小花園的「都益處」（一家四川館子）請客，被請的是「新青年」、「學藝」、「少年中國」、「建設」幾種刊物的代表人物，一共三桌。屬於「少年中國」一方面的客人，有王光祈、魏嗣鑾、宗白華和我四個。這一天，我認識了許多知道而不會見過的人，同是我們這一桌的，我對朱執信的印象最好（他說話不多），對戴季陶的印象最壞；第一次見了陳獨秀，便覺得他是一個感覺銳敏的人。本來，國民黨的前輩和後輩，我認識不少，一部分我還和他們建立了長期的友誼，見面無話不談，惟有與戴季陶和吳稚暉碰頭，我總特別感到我是「異黨分子」，一句話也不願說。記得抗日期間，我從重慶到敘府去遊峨嵋，與吳同坐一船，兩人在一桌面對面吃了兩三天的飯（這是盧作孚的特別優待），但我不會招呼過他。這大概也是我這個湖南人一種特有的乖張脾氣。反之，蔡子民先生晚年住在上海的愚園路，他住在西頭，我住在東頭，常看見他攜着他的周夫人在路邊的行人道上緩緩地散步。有一次，我還隨着他們走進愚園路口的商務印書分館，看他選購了幾本有關哲學的書；他不認識我，我却認識他，我覺得他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物，因而在我的筆記裡，還留下了他一篇約七千字的小傳。

章太炎先生，晚年在移居蘇州以前，住上海同孚路同福里，我在「九一八」以後，曾繼續兩年，每星期必有聽他一度長談的機會，在同時的老輩中，以他給我的指導最多，其時他晚年那種爐火純青的姿態，至今也還為我所懷念。上舉章、蔡、吳三位，在清季光緒二十八到三十年之間，正是他們在上海鼓吹革命的時代，同時也就是克顯先生在湖南發動「華興會」準備在長沙實行革命不成而出亡的時代。三十年，蔡元培在上海發起「光復會」，太炎還從獄中寫信去鼓勵他。到第二年的秋天（1905），一個革命運動的大組合——「中國革命同盟會」，也就在日本的東京成立了。

此外，還有一位與克強先生有甚深關係的教育家，即創辦長沙明德學堂的胡元倭先生（子靖），他對克強先生革命事業的贊助，我在下面要提到，此處不多說。我和胡先生第一次見面，是和他在上海江蘇省教育會同職曾任法國內閣總理的數學家班樂衛演說的一回，忘記是在那一年了。後來我和他有過多度的接觸，乃是在抗日期間同在「國民參政會」時候的事。在「參政會」中，我有幾位最樂於接近的先生，除胡先生外，還有張仲仁（一鳴）、馬君武、羅文幹、梁漱溟等等。民國二十八年的春夏之交，日軍大舉轟炸重慶，我和胡先生都避居在重慶鄉下的冷冰冰場（隔重慶四十里），他和我的居處，相隔不到一里，因此我擇次進城，從他的門前經過，一定進去坐坐，他談話照例三句不離本行，一定要提到他畢生經營的明德，也向我詳談過克強先生光緒三十年（1904）逃出湖南的一幕。他送過我兩本他的詩集，內容的十之七八，也與明德有關。他在日本留學時（與克強先生在東京宏文學院同學），即慕日本教育家福澤諭吉之為人。我默數中國近六七十年來的教育人物，除掉嚴範孫先生（修）在天津的鐵業我不辭細知道外，我必推胡先生第一。上面所談到胡、張、馬、羅、梁五位，其他四位都已成古人，惟漱溟還因居大陸。漱溟始終相信共產黨有與國民黨妥協的可能，我却剛剛和他相反。記得在重慶張申府的家裏，因為討論到這一問題，我們之間，還小小動過一番唇舌。漱溟和毛澤東同年生，我也和他們兩個同年生；今天老毛有權罵漱溟，我却有權罵老毛，大家罵來罵去，也許將來的好事者，還有機會為我們來一次最後的批評，我們便只好同在地下去接受